

青淵文庫
第 共
第

架 號 冊

顏氏家訓

四之七終

顏氏家訓卷第四

文章第九



讀本記

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誦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朝廷憲章軍旅誓誥敷顯仁義發明功德牧民建國不可暫無一本作施用多至於陶冶性靈從容諷諫入其滋味亦樂事也途行有餘力則可習之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已顯暴君過宋玉體貌容冶見遇能優東方

曼倩滑稽不雅司馬長卿竊貨無操王褒過章童約
揚雄德敗美新李陵降辱夷虜劉歆反覆莽世傳穀
黨附權門班固盜竊父史趙元叔抗竦過度馮敬通
浮華擯壓馬季長佞媚獲誚蔡伯喈同惡受誅吳質
詆忤鄉里曹植悖慢犯法杜篤乞假無狀路粹隘狹
已甚陳琳實號麤疎繁欽性無檢格劉楨屈強輸作
王粲率躁見嫌孔融禰衡誕傲致殞楊修丁廙扇動
取斃阮籍無禮敗俗嵇康凌物凶終傅元忿鬪免官
孫楚矜誇凌上陸機犯順履險潘岳乾沒取危顏延

年負氣摧黜謝靈運空疎亂紀王元長凶賊自貽謝
元暉悔慢見及凡此諸人皆其翹秀者不能悉紀大
較如此至於帝王亦或未免自昔天子而有才華者
唯漢武魏太祖文帝明帝宋孝武帝皆負世議非懿
德之君也自子游子夏荀況孟軻枚乘賈誼蘇武張
衡左思之儔有盛名而免過患者時復聞之但其損
敗居多介每嘗思之原其所積文章之體標舉興會
發引性靈使人矜伐故忽於持操果於進取今世文
士此患彌切一事愜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干

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傍人加以砂礫所傷慘於矛
 戟諷刺之禍速乎風塵深宜防慮以保元吉 學問
 有利鈍文章有巧拙鈍學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
 終歸蚩鄙但成學士自足為人必乏天才勿強操筆
 也吾見世人至無才思自謂清華流布醜拙亦以衆
 矣江南號為詒力正癡符近在井州有一士族好為
 可笑詩賦詭擊上音窕相呼相讚說便擊牛醢酒招延聲譽其妻明鑒婦人也泣
 而諫之此人歎曰才華不為妻子所容何況行路至

死不覺自見之謂明此誠難也 學為文章先謀親

友得其評裁知可施行一本無此四字然後出手慎勿師心

自任取笑旁人也自古執筆為文者何可勝言然至

於宏麗精華不過數十篇尔但使不失體裁辭意可

觀便稱才士要動俗蓋世亦俟河之清乎 不屈二

姓夷齊之節也何事非君伊箕之義也自春秋已來

家有奔亡國有吞滅君臣固無常分矣然而君子之

交絕無惡聲一旦屈膝而事人豈以存亡而改慮陳

孔璋居袁裁書則呼操為豺狼在魏製檄則目紹為

蛇虺在時君所命不得自專然亦文人之巨患也當
務從容消息之或問揚雄曰吾子少而好賦雄曰
然童子雕蟲篆刻壯士不爲也余竊非之曰虞舜歌
南風之詩周公作鴟鴞之詠吉甫史克雅頌之美者
未聞皆在幼年累德也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自衛
返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大明孝道引詩證之揚雄
安敢忽之也若論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
淫但知變之而已又未知雄自爲壯夫何如也著劇
秦美新妄投于閣周章怖懼不達天命童子之爲余

袁亮以勝老子葛洪以方仲尼使人歎息此人直以
曉算術解陰陽故著太元經爲數子所惑尔其遺言
餘行孫卿屈原之不及安敢望大聖之清塵且太元
今竟何用乎不啻覆醬瓿而已齊世有席毗者清
幹之士官至行臺尚書嗤鄙文學嘲劉逖云君輦辭
藻譬若朝菌須臾之翫非宏才也豈比吾徒千丈松
樹常有風霜不可凋悴矣劉應之曰既有寒木又發
春華何如也席笑曰可哉凡爲文章猶乘騏驥雖有
逸氣當以銜策制之勿使流亂軌躅放意填坑岸也

文章當以理致爲心腎氣調爲筋骨事義爲皮膚華麗爲冠冕今世相承趨末弃本率多浮豔辭與理競辭勝而理伏事與才爭事繁而才損放逸者流宕而忘歸穿鑿者補綴而不足時俗如此安能獨違但務去泰去甚尔必有盛才重譽改革體裁者實吾所希古人之文宏材逸氣體度風格去今實遠但緝綴疎朴未爲密緻尔今世音律諧靡章句偶對諱避精詳賢於往昔多矣宜以古之製裁爲本今之辭調爲末並須兩存不可偏弃也 吾家世文章甚爲典正不

從流俗梁孝元在蕃邸時撰西府新文紀無一篇見錄者亦以不偶於世無鄭衛之音故也有詩賦銘誄書表啓疏二十卷吾兄弟始在草土竝未得編次便遭火盪盡竟不傳於世銜酷茹恨徹於心髓操行見於梁史文士傳及孝元懷舊志 沈隱侯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讀誦三也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若胸臆語也深以此服之祖孝徵亦嘗謂吾曰沈詩云崖傾護石髓此豈似用事耶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時俗準的以爲

師匠邢賞服沈約而輕任昉魏愛慕任昉而毀沈約
每於談讌辭色以之鄴下紛紜各爲朋黨祖孝徵嘗
謂吾曰任沈之是非乃邢魏之優劣也 吳均集有
破鏡賦昔者邑號朝歌顏淵不舍里名勝母曾參斂
襟蓋忌夫惡名之傷實也破鏡乃凶逆之獸事見漢
書爲文幸避此名也比世往往見有和人詩者題云
敬同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不可輕言也
梁世費昶詩云不知是耶非殷濶詩云颯颯雲母舟
簡文曰昶既不識其父濶又颯颯其母此雖悉古事

不可用也世人或有引詩伐鼓淵淵者宋書已有屢
遊之誚如此流比幸須避之北面事親別舅摛渭陽
之詠堂上養老送兄賦栢山之悲皆大失也舉此一
隅觸塗宜慎 江南文制欲人彈射知有病累隨卽
改之陳王得之於丁廙也山東風俗不通擊難吾初
入鄴遂嘗以忤人至今爲悔汝曹必無輕議也 凡
代人爲文皆作彼語理宜然矣至於哀傷凶禍之辭
不可輒代蔡邕爲胡金盈作母靈表頌曰悲母氏之
不永然委我而夙喪又爲胡顗作其父銘曰葬我考

議郎君袁三公頌曰猗歟我祖出自有嬌王粲爲潘
文則思親詩云躬此勞瘁鞠子小人庶我顯妣克保
遐年而竝載乎邕粲之集此例甚衆古人之所行今
世以爲諱也陳思王武帝誄遂深永蛰之思潘岳悼
亡賦乃愴手澤之遺是方父於蟲譬婦爲考也蔡邕
楊秉碑云統大麓之重潘尼贈盧景宣詩云九五思
飛龍孫楚王驃騎誄云奄忽登遐陸機父誄云億兆
宅心敦敘百揆姊誄云倪天之和今爲此言則朝廷
之罪人也王粲贈楊德祖詩云我君餞之其樂洩洩

不可妄施人子況儲君乎挽歌辭者或云古者虞
殯之歌或云出自田橫之客皆爲生者悼往告哀之
意陸平原多爲死人自歎之言詩格旣無此例又乖
製作大意凡詩人之作刺箴美頌各有源流未嘗
混雜善惡同篇也陸機爲齊謳篇前敘山川物產風
教之盛後章忽鄙山川之情疎失厥體其爲吳趨行
何不陳子光夫差乎京洛行何不述赧王靈帝乎
自古宏才博學用事誤者有矣百家雜說或有不同
書儻湮滅後人不見故未敢輕議之今指知決紕繆

者略舉一兩端以爲誡云詩云有鷺雉鳴又曰雉鳴求其牡毛傳亦曰鷺雉雉聲又云雉之朝雉尚求其雌鄭元注月令亦云雉雄雉鳴潘岳賦曰雉鷺鷺以朝雉是則混雜其雄雌矣詩云孔懷兄弟孔甚也懷思也言甚可思也陸機與長沙顧母書述從祖弟士璜死乃言痛心拔惱有如孔懷心旣痛矣卽爲甚思何故方言有如也觀其此意當謂親兄弟爲孔懷詩云父母孔邇而呼二親爲孔邇於義通乎異物志云擁劍狀如蟹但一螯偏大尔何遜詩云躍魚如擁劍

是不分魚蟹也漢書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朝夕鳥而文士往往誤作烏鳶用之抱朴子說項曼都詐稱得仙自云仙人以

流霞一杯與我飲之輒不飢渴而簡文詩云霞流抱

朴婉亦猶郭象以惠施之辨爲莊周言也後漢書四

司徒崔烈以銀鐺鐺

上音狼下音當

銀鐺大鐺也世閒多誤

作金銀字武烈太子亦是數千卷學士嘗作詩云銀

鐺三公腳刀撞僕射頭爲俗所誤文章地理必須

愜當梁簡文鴈門太守行乃云鷺軍攻日逐鷺騎蕩

康居大宛歸善馬小月送降書蕭子暉隴頭水云天
寒隴水急散漫俱分瀉北注徂黃龍東流會白馬此
亦明珠之類美玉之瑕宜慎之王籍入若耶溪詩
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江南以為文外斷絕物
無異議簡文吟詠不能忘之孝元諷味以為不可復
得至懷舊志載於籍傳范陽盧詢祖鄴下才俊乃言
此不成語何事於能魏收亦然其論詩云蕭蕭馬鳴
悠悠旆旌毛傳曰言不諠譁也吾每歎此解有情致
籍詩生於此意尔蘭陵蕭慤梁室上黃侯之子工

於篇什嘗有秋詩云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時人
未之賞也吾愛其蕭散宛然在目潁川荀仲舉瑯琊
諸葛漢亦以為爾而盧思道之徒雅所不愜何遜
詩實為清巧多形似之言揚都論者恨其每病苦辛
饒貧寒氣不及劉孝綽之雍容也雖然劉甚忌之平
生誦何詩常云蘧居響北闕愴愴呼麥反不道車又撰
詩苑止取何兩篇時人譏其不廣劉孝綽當時既有
重名無所與讓唯服謝朓常以謝詩置几案間動靜
輒諷味簡文愛陶淵明文亦復如此江南語曰梁有

三何子朗最多三何者遜及思澄子朗也子朗信饒清巧思澄遊廬山每有佳篇亦爲冠絕

名實第十

名之與實猶形之與影也德藝周厚則名必善焉容色姝麗則影必美焉今不脩身而求令名於世者猶貌甚惡而責妍影於鏡也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名竊名忘名者體道合德享鬼神之福祐非所以求名也立名者修身慎行懼榮觀之不顯非所以讓名也竊名者厚貌深姦干浮華之虛稱非所以得名也

人足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顛壓於崖岸拱把之梁每沈溺於川谷者何哉爲其傍無餘地故也君子之立已抑亦如之至誠之言人未能信至潔之行物或致疑皆由言行聲名無餘地也吾每爲人所毀常以此自責若能開方軌之路廣造舟之航則仲由之證鼎一本作言信重於登壇之盟趙熹之降城賢於折衝之將矣吾見世人清名登而金貝入信譽

顯而然諾虧不知後之矛戟毀前之干櫓也處子賤云誠於此者形於彼人之虛實真僞在乎心無不見

乎迹但察之未熟余一爲察之所鑒巧僞不如拙誠承之以羞大矣伯石讓卿王莽辭政當於爾時自以巧密後人書之留傳萬代可爲骨寒毛豎也近有大貴以孝著聲前後居喪哀毀踰制亦足以高於人矣而嘗於苦塊之中以巴豆塗臉遂使成瘡表哭泣之過左右童豎不能掩之益使外人謂其居處飲食皆爲不信以一僞喪百誠者乃貪名不已故也有一士族讀書不過二三百卷天才鈍拙而來世殷厚雅自矜持多以酒犢珍玩交諸名士甘其餌者遞其吹噓

朝廷以爲文華亦常出境聘東萊王韓晉明爲好文學疑彼製作多非機杼遂設讌言面相計試亦竟曰歡諧辭人滿席屬音賦韻命筆爲詩彼造次卽成了非向韻衆客各自沈吟遂無覺者韓退歎曰果如所量韓又嘗問曰玉珽杼上終葵首當作何形乃答云珽頭曲圓勢如葵葉余韓既有學忍笑爲吾說之治黠子弟文章以爲聲價大弊事也二則不可常繼終露其情二則學者有憑益不精勵鄉下有有一少年出爲襄國令頗自勉篤公事經懷每加撫卹以求聲

譽凡遣兵役握手送離或齎梨棗餅餌人人贈別云
上命相煩情所不忍道路飢渴以此見思民庶稱之
不容於口及遷爲泗州別駕此費日廣不可當周一
有僞情觸塗難繼功績遂損敗矣或問曰夫神滅
形消遺聲餘價亦猶蟬殼蛇皮獸_音迹_航尔何預
於死者而聖人以爲名教乎對曰勸也勸其立名則
獲其實且勸一伯夷而千萬人立清風矣勸一季札
而千萬人立仁風矣勸一柳下惠而千萬人立貞風
矣勸一史魚而千萬人立直風矣故聖人欲其魚鱗

鳳翼雜沓參差不絕於世豈不宏哉四海悠悠皆慕
名者蓋因其情而致其善尔抑又論之祖考之嘉名
美譽亦子孫之冕服牆宇也自古及今獲其庇廕者
亦衆矣夫修善立名者亦猶築室樹果生則獲其利
死則遺其澤世之汲汲者不達此意若其與魂爽俱
昇松百偕茂者惑矣哉

涉務第十一

士君子之處世貴能有益於物尔不徒高談虛論左
琴右書以費人君祿位也國之用材大較不過六事

一則朝廷之臣取其鑒達治體經綸博雅二則文史之臣取其著述憲章不忘前古三則軍旅之臣取其斷決有謀強幹習事四則蕃屏之臣取其明練風俗清白愛民五則使命之臣取其識變從宜不辱君命六則興造之臣取其程功節費開悟有術此則皆勤學守行者所能辦也人性有長短豈責具美於六塗哉但當皆曉指趣能守一職便無媿尔吾見世中文學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諸掌及有試用多無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喪亂之禍處廊廟之下不知有

戰陣之急保俸祿之資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勞役之勤故難可以應世經務也晉朝南渡優借士族故江南冠帶有才幹者擢爲令僕已下尚書郎中書舍人已上典掌機要其餘文義之士多迂誕浮華不涉世務纖微過失又惜行捶楚所以處於清高蓋護其短也至於臺閣令史主書監帥諸王籤省竝曉習吏用濟辦時須縱有小人之態皆可鞭杖肅督故多見委使蓋用其長也人每不自量舉世怨梁武帝父子愛小人而疏士大夫此亦眼不能見

其睫尔。梁世士大夫皆尚褻衣博帶大冠高履出則車輿入則扶持郊郭之內無乘馬者周宏正爲宣城王所愛給一果下馬常服御之舉朝以爲放達至乃尚書郎乘馬則糾劾之及侯景之亂膚脆骨柔不堪行步體羸氣弱不耐寒暑坐死倉猝者往往而然建康令王復性既儒雅未嘗乘騎見馬嘶歎陸梁莫不震懾乃謂人曰正是虎何故名爲馬乎其風俗至此一本無自建康令王復已下一段古人欲知稼穡之艱難斯蓋

貴穀務本之道也夫食爲民天民非食不生矣三日

不粒父子不能相存耕種之秣鋤之刈穫之載積之打拂之簸揚之凡幾涉手而入倉廩安可輕農事而貴末業哉江南朝士因晉中興南渡江卒爲羈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資俸祿而食尔假令有者皆信僮僕爲之未嘗目觀起一墾土耘一株苗不知幾月當下幾月當收安識世閒餘務乎故治官則不了營家則不辦皆優閒之過也世有癡人不識仁義不知富貴竝由天命爲子娶婦恨其生資不足倚作舅姑之大蛇虺其性惡口加誣不識忌諱罵辱婦之

父母卻成教婦不孝已身不顧他恨但憐已之子女不愛其婦如此之人陰紀其過鬼奪其算不得與爲鄰何況交結乎避之哉避之哉

此段一本見此篇一本見歸心篇後

顏氏家訓卷第四

終

顏氏家訓卷第五

省事第十二

銘金人云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至哉斯戒也能走者奪其翼善飛者減其指有角者無上齒豐後者無前足蓋天道不使物有兼焉也古人云多爲少善不如熟一鼯鼠五能不成伎術近世有兩人朗悟士也性多營綜略無成名經不足以待問史不足以討論文章無可傳於集錄書迹未堪以留愛翫卜筮射六得三醫藥治十差五音樂在數十人下

弓矢在千百人中、天文畫繪、綦博鮮卑語、胡書、煎胡桃油、鍊錫爲銀、如此之類、略得梗槩、皆不通熟、惜乎以彼神明、若省其異端、當精妙也。上書陳事、起自戰國、逮於兩漢、風流彌廣、原其體度、攻人主之長短、諫諍之徒也、訐羣臣之得失、訟訴之類也、陳國家之利害、對策之伍也、帶私情之與奪、遊說之儔也、總此四塗、賈誠以求位、鬻言以干祿、或無絲毫之益、而有不省之困、幸而感悟人主、爲時所納、初獲不貲之賞、終陷不測之誅、則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主父偃之類、甚衆、良史所書、蓋取其狂狷、一介論政得失、余非士君子守法度者所爲也、今世所覩、懷瑾瑜而握蘭桂者、悉恥爲之、守門詣闕、獻書言計、率多空薄、高自矜夸、無經略之大體、咸糝糠之微事、十條之中、一不足採、縱合時務、已漏先覺、非謂不知、但患知而不行、余或被發姦私、面相酬證、事途迴冗、飢懼慙尤、人主外護聲教、脫加含養、此乃僥倖之徒、不足與比肩也、

諫諍之徒、以正人君之失、余必在得言之地、當盡匡贊之規、不容苟免、偷安垂頭塞耳、至於就養有方、

思不出位、于非其任、斯則罪人、故表記云、事君遠而
諫、則諂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論語曰、未信而諫、人
以為謗已也、君子當守道崇德、蓄價待時、爵祿不
登、信由天命、須求趨競、不顧羞慙、比較材能、斟量功
伐、厲色揚聲、東怨西怒、或有劫持宰相瑕疵而獲酬
謝、或有諂聒時人、視聽求見、發遣以此得官、謂為才
力、何異盜食致飽、竊衣取溫哉、世見躁競得官者、便
謂弗索何獲、不知時運之來、不然亦至也、見靜退未
遇者、便謂弗為胡成、不知風雲不與、徒求無益也、凡

不求而自得、求而不得者、焉可勝算乎、齊之季世、
多以財貨、託附外家、諂動女謁、拜守宰者、印組光華、
車騎輝赫、榮兼九族、取貴一時、而為執政所患、隨而
伺察、既以利得、必以利治、微染風塵、便乖肅正、坑穽
殊深、瘡痍未復、縱得免死、莫不破家、然後噬臍、亦復
何及、吾自南及北、未嘗一言與時人論身分、也不能
通達、亦無尤焉、王子晉云、佐饗得嘗、佐鬪得傷、此
言為善則預、為惡則去、不欲黨人、非義之事也、凡損
於物、皆無與焉、然而窮鳥入懷、仁人所憫、況死士歸

我當弃之乎。伍員之託漁舟，季布之入廣柳，孔融之藏張儉，孫嵩之匿趙岐，前代之所貴，而吾之所行也。以此得罪，甘心瞑目。至如郭解之代人報讎，權夫之橫怒求地，游俠之徒，非君子之所爲也。如有逆亂之行，得罪於君親者，亦不足卹焉。親友之迫危難也，家財已力，當無所吝。若橫生圖計，無理請謁，非吾教也。墨翟之徒，世謂熱腹。楊朱之侶，世謂冷腸。腸不可冷，腹不可熱。當以仁義爲節文爾。前在修文令曹，有山東學士與關中太史競歷，凡十餘人，紛紜累歲，內

史牒付議官平之。吾執論曰：大抵諸儒所爭，四分并減分兩家尔。歷象之要，可以晷景測之。今驗其分至薄蝕，則四分疏而減分密。疏者則稱政令有寬猛遲行，致盈縮非算之失也。密者則云日月有遲速，以術求之，預知其度，無災祥也。用疏則藏姦而不信，用密則任數而違經。且議官所知，不能精於訟者，以淺裁深。安有冒服，既非格令所司，幸勿當也。舉曹貴賤咸以爲然。有一禮官恥爲此讓，苦欲留連，強加考覈。機杼旣薄，無以測量，還復採訪，訟人窺望長短，朝夕聚

議寒暑煩勞背春涉冬竟無予奪怨誚滋生赧然而
退終為內史所迫此好名之辱也

一本此好名
好事之為也

止足第十三

禮云欲不可縱志不可滿宇宙可臻其極情性不知
其窮唯在少欲知足為立涯限余先祖靖侯戒子姪
曰汝家書生門戶世無富貴自今仕宦不可過三千
石婚姻勿貪勢家吾終身服膺以為名言也天地
鬼神之道皆惡滿盈謙虛沖損可以免害人生衣趣
以覆寒露食趣以塞飢乏尔形骸之內尚不得奢靡

已身之外而欲窮驕泰耶周穆王秦始皇漢武帝富
有四海貴為天子不知紀極猶自敗累況上庶乎常
以為二十口家奴婢盛多不可出二十人良田十頃
堂室纔蔽風雨車馬僅代杖策蓄財數萬以擬吉凶
急速不啻此者皆以義散之不至此者勿非道求之
仕宦稱泰不過處在中品前望五十人後顧五十
人足以免恥辱無傾危也高此者便當罷謝偃仰私
庭吾近為黃門郎已可收退當時羈旅懼羅謗譴思
為此計僅未暇尔自喪亂已來見因託風雲微倖富

貴且執機權夜填坑谷朔歡卓鄭晦泣顏原者非十人五人也慎之哉慎之哉

誠兵第十四

顏氏之先本乎鄒魯或分入齊世以儒雅爲業徧在書記仲尼門徒升堂者七十有二顏氏居八人焉秦漢魏晉下逮齊梁未有用兵以取達者春秋之世顏高顏鳴顏息顏羽之徒皆一鬪夫尔齊有顏涿聚趙有顏涿聚或作聚漢末有顏良宋有顏延之並處將軍之任竟以顛覆漢郎顏驄自稱好武更無事迹顏忠以

黨楚王受誅顏俊以據武威見殺得姓已來無清操者唯此二人皆罹禍敗頃世亂離衣冠之士雖無身手或聚徒衆違弃素業徼倖戰功吾旣羸薄仰惟前代故寘心於此子孫誌之孔子力翹門關不以力聞此聖證也吾見今世士大夫纔有氣幹便倚賴之不能被甲執兵以衛社稷但微行險服逞弄拳擊大則陷危亡小則貽恥辱遂無免者國之興亡兵之勝敗博學所至幸討論之入帷幄之中參廟堂之上不能爲主畫規以謀社稷君子所恥也然而每見文士頗

讀兵書微有經略若居承平之世睥睨宮闈幸災樂禍皆爲逆亂註誤善良如在兵革之時太上御名扇反覆縱橫說誘不識存亡強相扶戴此皆陷身滅族之本也誠之哉誠之哉習五兵便騎乘正可稱武夫今世士大夫但不讀書卽自稱武夫兒乃飯囊酒甕也

養生第十五

神仙之事未可全誣但性命在天或難鍾值人生居世觸途牽繫幼少之日既有供養之勤成立之年便增妻孥之累衣食資須公私驅役而望遁跡山林超

然塵滓千萬不遇一介加以金玉之費鑪器所須益非貧士所辦學若牛毛成如麟角華山之下白骨如莽何有可遂之理考之內教縱使得仙終當有死不能出世不願汝曹專精於此若其愛養神明調護氣息慎節起臥均適暄寒禁忌食飲將餌藥物遂其所稟不爲夭折者吾無閒然諸藥餌法不廢世務也庾肩吾常服槐實年七十餘目看細字鬚髮猶黑鄴中朝士有單服杏仁枸杞黃精木煎一本有車前字者得益者甚多不能一一說介一本無此六字吾嘗患齒搖動欲落飲

食熱冷皆苦疼痛見抱朴子牢齒之法早朝建齒三百下爲良行之數日卽便平愈今恒持之此輩小術無損於事亦可修也凡諸餌藥陶隱居太清方中總錄甚備但須精審不可輕脫近有王愛州在鄴學服松脂不得節度腸塞而死爲藥所誤者甚多夫養生者先須慮禍全身保性有此生然後養之勿徒養其無生也單豹養於內而喪外張毅養於外而喪內前賢所戒也嵇康著養生之論而以傲物受刑石崇美服餌之徵一本作延年而以貪溺取禍往世之所迷也

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涉險畏之途干禍難之事貪欲以傷生讒慝而致死此君子之所惜哉行誠孝而見賊履仁義而得罪喪身以全家泯軀而濟國君子不咎也自亂離已來吾見名臣賢士臨難求生終爲不救徒取窘辱令人憤懣侯景之亂王公將相多被戮辱妃主姬妾略無全者唯吳郡太守張嶷建義不捷爲賊所害辭色不撓及鄱陽王世子謝夫人登屋詬怒見射而斃夫人謝遵女也何賢智操行若此之難婢妾引決若此之易悲夫

歸心第十六

三世之事信而有徵家世業此勿輕慢也其間妙旨具諸經綸不復於此少能讚述但懼汝曹猶未牢固略勸誘尔原夫四塵五廕剖析形有六舟三駕運載羣生萬行歸空千門入善辯才智惠豈徒七經百氏之博哉明非堯舜周孔所及也內外兩教本爲一體漸極爲異深淺不同內典初門設五種禁外典仁義禮智信皆與之符仁者不殺之禁也義者不盜之禁也禮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淫之禁也信者不妄

民

之禁也至如畋狩軍旅燕享刑罰固氏之性不可卒

除就爲之節使不淫濫爾歸周孔而背釋宗何其迷也俗之謗者大抵有五其一以世界外事及神化無方爲迂誕也其二以吉凶禍福或未報應爲欺誑也其三以僧尼行業多不精純爲姦慝也其四以糜費金寶減耗課役爲損國也其五以縱有因緣如報善惡安能辛苦今日之甲利後世之乙乎爲異人也今竝釋之于下云釋一曰夫遙大之物寧可度量今人所知莫著天地天爲積氣地爲積塊日爲陽精月

爲陰精星爲萬物之精儒家所安也星有墜落乃爲石矣精若是石不得有光性又質重何所繫屬一星之徑大者齊里一宿首尾相去數萬百里之物數萬相連闊狹從斜常不盈縮又星與日月形色同爾但以大小爲其等差然而日月又當石也石旣牢密烏兔焉容石在氣中豈能獨運日月星辰若皆是氣氣體輕浮當與天合往來環轉不得錯違其間遲疾理宜一等何故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各有度數移動不均寧當氣墜忽變爲石地旣滓濁法應沈厚鑿土得泉乃浮水上積水之下復有何物江河百谷從何處生東流到海何爲不溢歸塘尾閭渫何所到沃焦之石何氣所然潮汐去還誰所節度天漢懸指彫不散落水性就下何故上騰天地初開便有星宿九州未割列國未分翦疆區野若爲躔次封建已來誰所制割國有增減星無進退災祥禍福就中不差乾象之大列星之夥何爲分野止繫中國昂爲旄頭匈奴之次西胡東越彫題交趾獨弃之乎以此而求迄無了者豈得以人事尋常抑必宇宙外也凡人之信唯耳

與目耳目之外咸致疑焉。儒家說天自有數義。或渾或蓋。乍宣乍安。斗極所周。管維所屬。若所親見。不容不同。若所測量。寧足依據。何故信凡人之臆說。述大聖之妙旨。而欲必無恒沙世界。微塵數劫也。而鄒衍亦有九州之談。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魚。漢武不信弦膠。魏文不信火布。胡人見錦不信有蟲食樹吐絲所成。昔在江南不信有干人。詭帳及來河北。不信有二萬斛船。皆實驗也。世有祝師及諸幻術。猶能履火蹈刃。種瓜移井。倏忽之間。

十變五化。人力所爲。尚能如此。何況神通感應。不可思量。千里寶幢。百由旬座。化成淨土。踊出妙塔乎。釋二曰。夫信謗之徵。有如影響。耳聞眼見。其事已多。或乃精誠不深。業緣未感。時儻差闕。終當獲報。尔善惡之行。禍福所歸。九流百氏。皆同此論。豈獨釋典爲虛妄乎。項橐顏回之短折。原憲伯夷之凍餒。盜跖莊蹻之福壽。齊景桓魋之富強。若引之先業。冀以後生。更爲通尔。如以行善而偶鍾禍報。爲惡而儻值福徵。便生怨尤。卽爲欺詭。則亦堯舜之云虛。周孔之不實。

也。又欲安所依信而立身乎。釋三日。開闢已來。不善人多。而善人少。何由悉責其精絜乎。見有名僧高行。弃而不說。若觀凡僧流俗。便生非毀。且學者之勤。豈教者之爲過。俗僧之學經律。何異士人之學詩禮。以詩禮之教。格朝廷之人。略無全行者。以經律之禁。格出家之輩。而獨責無犯哉。且闕行之臣。猶求祿位。毀禁之侶。何慙供養乎。其於戒行。自當有犯一披法服。已墮僧數。歲中所計。齋講誦持。比諸白衣。猶不啻山海也。釋四日。內教多途。出家自是其一法。余

若能誠孝在心。仁惠爲本。須達流水。不必剃落鬚髮。豈令罄井田而起塔廟。窮編戶以爲僧尼也。皆由爲政不能節之。遂使非法之寺。妨民稼穡。無業之僧。失國賦算。非大覺之本旨也。抑又論之。求道者身計也。惜費者國謀也。身計國謀。不可兩遂。誠臣徇主而弃親。孝子安家而忘國。各有行也。儒有不屈王侯。高尚其事。隱有讓王辭相。避世山林。安可計其賦役。以爲罪人。若能偕化黔首。悉入道場。如妙樂之世。穰佞之國。則有自然稻米。無盡寶藏。安求田蠶之利乎。釋

五日形體雖死精神猶存人生在世望於後身似不相屬及其歿後則與前身猶老少朝夕尔世有神魂示現夢想或降僮妾或感妻孥求索飲食徵須福祐亦爲不少矣今人貧賤疾苦莫不怨尤前世不修功業以此而論安可不爲之作地乎夫有子孫自是天地間一蒼生尔何預身事而乃愛護遺其基址况於已之神爽頓欲弃之哉凡夫蒙蔽不見未來故言彼生與今非一體尔若有天眼鑒其念念隨滅生生不斷豈可不怖畏耶又君子處世貴能克己復禮濟時

益物治家者欲一家之慶治國者欲一國之良僕妾臣民與身竟何親也而爲勤苦修德乎亦是堯舜周孔虛失愉樂尔一人修道濟度幾許蒼生免脫幾身罪累幸熟思之汝曹若觀俗計樹立門戶不弃妻子未能出家但當兼修戒行留心誦讀以爲來世津梁人身難得勿虛過也儒家君子尚離庖廚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高柴折像未知內教皆能不殺此乃仁者自然用心含生之徒莫不愛命去殺之事必勉行之好殺之人臨死報驗子孫殃禍其數

甚多不能悉錄。示數條於末。梁世有人常以雞卵白和沐云。使髮光。每沐輒破二三十枚。臨死髮中但聞啾啾數千雞雛聲。江陵劉氏以賣鱸羹爲業。後生一兒。頭俱是鱸。自頸已下方爲人。王克爲永嘉郡守。有人餉羊。集賓欲讌。而羊繩解來投一客。先跪兩拜。便入衣中。此客竟不言之。固無救。請須臾宰羊爲炙。先行至客。一嚮入口。便下皮內。周行徧體。痛楚號叫。方復說之。遂作羊鳴而死。梁孝元在江州時。有人爲望蔡縣令。經劉敬躬亂。縣廨被焚。寄寺而住民。

將牛酒作禮。縣令以牛繫剝柱。屏除形像。鋪設牀坐。於堂上接賓。未殺之頃。牛解徑來至階而拜。縣令大笑。命左右宰之。飲噉醉飽。便臥簷下。投醒而覺體痒。爬搔隱疹。因成癩。十許年死。楊思達爲西陽郡守。值侯景亂。時復早饑。飢民盜田中麥。思達遣一部曲守視。所得盜者。輒截手。拏凡數十餘人。部曲後生一男。自然無手。齊有一奉朝請家。甚豪侈。非手殺牛。噉之不美。年三十許。病篤。大見牛來。舉體如被刀刺。叫呼而終。江陵高偉隨吾入齊。凡數年。向幽州淀中捕。

魚後病每見羣魚齧之而死

顏氏家訓卷第五

終

顏氏家訓卷第六

書證第十七

詩云參差荇菜爾雅云荇接余也字或爲荇先儒解
釋皆云水草圓葉細莖隨水淺深今是水悉有之黃
花似蓴江南俗亦呼爲猪蓴或呼爲荇菜劉芳具有
注釋而河北俗人多不識之博士皆以參差者是莧
菜呼人莧爲人荇亦可笑之甚詩云誰謂荼苦禮
云苦菜秀爾雅毛詩傳並以荼苦菜也案易統通卦
驗元圖曰苦菜生於寒秋更冬歷春得夏乃成今中

原苦菜則如此也。一名游冬，葉似苦苣而細，摘斷有
白汁，花黃似菊。江南別有苦菜，葉似酸漿，其花或紫
或白，子大如珠，熟時或赤或黑。此菜可以釋勞。案郭
璞注爾雅，此乃藏黃蔕也。今河北謂之龍葵。梁世講
禮者，以此當苦菜，既無宿根，至春子方生，亦大誤
也。又高誘注呂氏春秋曰：榮而不實曰英。苦菜當言
英，益知非龍葵也。詩云：有林之杜。江南本並木傍
施大傳曰：杜，獨貌也。徐仙民音徒計反。說文曰：杜，樹
貌也。在木部。韻集音次第之第，而河北本皆爲夷狄

之狄，讀亦如字，此大誤也。詩云：駟駒牡馬。江南書

皆作牝牡之牡。河北本悉爲放牧之牧。鄴下博士見
難云：駟，頌旣美，僖公牧于駟野之事，何限驊騮乎？余
荅曰：案毛傳云：駟，駟良馬腹幹肥張也。其下又云：諸
侯六閑四種，有良馬戎馬田馬駟馬。若作放牧之意，
通於牝牡，則不容限在良馬。獨得駟駒之稱，良馬天
子以駕玉輅，諸侯以充朝聘郊祀，必無驊也。周禮圉
人職：良馬匹一人，駟馬麗一人，圉人所養，亦非驊也。
頌人舉其強駿者言之，於義爲得也。易云：良馬逐逐。

左傳云以其良馬二亦精駿之稱非通語也今以詩傳良馬通于牧驂恐失毛生之意且不見劉芳義證乎月令云荔挺出鄭元注云荔挺馬薤也說文云荔似蒲而小根可爲刷廣雅云馬薤荔也通俗文亦云馬薤易統通卦驗元圖云荔挺不出則國多火災蔡邕月令章句云荔似挺高誘注呂氏春秋云荔草挺出也然則月令注荔挺爲草名誤矣河北平澤率生之江東頗有此物人或種於階庭但呼爲旱蒲故不識馬薤講禮者乃以爲馬薤馬薤堪食亦名豚耳

俗曰馬齒江陵嘗有一僧面形上廣下狹劉綬幼子民譽年始數歲俊晤善體物見此僧云面似馬薤其伯父綽因呼爲荔挺法師綽親講禮名儒尚誤如此詩云將其來施施毛傳云施施難進之意鄭箋云施施舒行貌也韓詩亦重爲施施河北毛詩皆云施施江南舊本悉單爲施俗遂是之恐爲少誤詩云有渰萋萋與雲祁祁詩興雨祁祁注云興雨如字本作興雲非毛傳云渰陰雲貌萋萋雲行貌祁祁徐貌也箋云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祁祁然不暴疾也案渰已是陰雲何勞

復云興雲祁祁耶雲當爲雨俗寫誤余班固靈臺詩云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此其證也禮云定猶豫決嫌疑離騷曰心猶豫而狐疑先儒未有釋者案尸子曰五尺犬爲猶說文云隴西謂犬子爲猶吾以爲人猶犬行犬好豫在人前待人不待又來迎候如此往還至於終日斯乃豫之所以爲未定也故稱猶豫或以爾雅曰猶如麋善登木猶獸名也旣聞人聲乃豫緣木如此上下故稱猶豫狐之爲獸又多猜疑故聽河水無流水聲然後敢渡今俗

云狐疑虎卜則其義也左傳曰齊侯疥遂疔說文

云疥二曰一發之瘡疔有熱瘡也案齊侯之病本是閒曰一發漸加重乎故爲諸侯憂也今北方猶呼疥瘡音皆而世閒傳本多以疥爲疥杜征南亦無解釋徐仙民音介俗儒就爲通云病疥令人惡寒變而成疔此臆說也疥癬小疾何足可論寧有患疥轉作瘡乎尚書曰惟景響周禮云土圭測景景朝景夕孟子曰圖景失形莊子云罔兩問景如此等字皆當爲光景之景凡陰景者因光而生故卽爲景淮南子呼

爲景柱廣雅云。晷柱挂景竝是也。至晉世葛洪字苑
傍始加彡。音杉音於景反。而世閒輒改治尚書周禮莊
孟從葛洪字甚爲失矣。太公六韜有天陳地陳人
陳雲鳥之陳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左傳爲魚
麗之陳。俗本多作阜。傍車乘之車。按諸陳隊竝作陳。
鄭之陳。夫行陣之義。取於陳列。尔此六書爲假借也。
蒼雅及近世字書皆無別字。唯王羲之小學章獨阜
傍作車。縱復俗行。不宜追改。六韜論語左傳也。詩
云。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傳云。灌木叢木也。此乃爾雅

於

之文。故李巡注曰。木叢生曰灌。爾雅末章又云。木族
生爲灌。族亦叢聚也。所以江南詩古本皆爲叢聚之
叢。而古叢字似取字。近世儒生因改爲取。解云。木之
取高長者。案衆家爾雅及解詩無言此者。唯周續之
毛詩注音爲祖。會反。又音祖。會反。劉昌宗詩注音爲
在公反。又狙。會反。皆爲穿鑿。失爾雅訓也。也是語
已及助。句之辭。文籍備有之矣。河北經傳悉略此字。
其閒字有不可得無者。至如伯也執殳於旅也。語回
也。屢空風風也。教也。及詩傳云。不戢戢也。不讎讎也。

衿下同

青

不多多也如斯之類儻創此文頗成廢闕詩言青青子衿傳曰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服按古者斜領下連於衿故謂領爲衿孫炎郭璞注爾雅曹大家注列女傳並云衿交領也鄴下詩本旣無也字羣儒因謬說云青衿有領是衣兩處之名皆以青爲飾用釋青青二字其失大矣又有俗學聞經傳中時須也字輒以意加之每不得所益誠可笑易有蜀才注江南學士遂不知是何人王儉四部目錄不言姓名題云王弼後人謝灵夏侯該一本該字下注云五代和言傳疑本作諺作詠未定並讀

疑

數千卷書皆疑是譙周而李蜀書一名漢之書云姓范名長生自稱蜀才南方以晉家渡江後北閒傳記皆名爲僞書不貴省讀故不見也禮王制云羸股肱鄭注云謂撝衣出其臂脛今書皆作擐甲之擐國子博士蕭該云擐當作撝音宣擐是穿著之名非出臂之義案字林蕭讀是徐爰音患非也漢書田官賀上江南本皆作宵字沛國劉顯博覽經籍偏精班漢梁代謂之漢聖顯子臻不墜家業讀班史呼爲田官梁元帝嘗問之荅曰此無義可求但臣家舊本以

雌黃改宥爲冑元帝無以難之吾至江北見本爲冑
漢書王莽贊云紫色繩聲餘分閏位蓋謂非元黃
之色不中律呂之音也近有學士名問甚高遂云王
莽非直鳶鵠虎視而復紫色繩聲亦爲誤矣簡策
字竹下施束七賜反末代隸書似杞宋之宋亦有竹下
遂爲夾者猶如刺史之傍應爲束今亦作夾徐仙民
春秋禮音遂以策爲正字以策爲音殊爲顛倒史記
又作悉字誤而爲述作妬字誤而爲妬裴徐鄒皆以
悉字音述以妬字音妬既爾亦可以亥爲豕字音以

帝爲虎字音乎

張揖云處今伏羲氏也孟康漢書

古文注亦云處今伏而皇甫謐云伏羲或謂之宓義

按諸經史緯候遂無宓義之號處字從虎

音呼

宓字從

一

音縣

下俱爲必末世傳寫遂誤以處爲宓而帝王世

紀因誤更立名余何以驗之孔子弟子處子賤爲單

父宰卽處義之後俗字亦爲宓或復加山今兗州永

昌郡城舊單父地也東門有子賤碑漢世所立乃云

濟南伏生卽子賤之後是知處之與伏古來通字誤

以爲宓較可知矣太史公記曰寧爲雞口無爲牛

後此是剛戰國策介按延篤戰國策音義曰尸雞中之主從牛子然則口當爲尸後當爲從俗寫誤也應邵風俗通云太史公記高漸離變名易姓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客有擊筑伎癢不能無出言案伎癢者懷其伎而腹癢也是以潘岳射雉賦亦云徒心煩而伎癢今史記竝作俳徊或作傍徨不能無出言是爲俗傳寫誤介太史公論英布曰禍之興自愛姬生於妬媚以至滅國又漢書外戚傳亦云成結寵妾妬媚之誅此二媚竝當作媚媚

亦妬也義見禮記三蒼且五宗世家亦云常山憲王

后妬媚王充論衡云妬夫媚婦生則忿怒鬭訟益知

媚是妬之別名原英布之誅爲意賁音肥赫音赫介不得言

媚史記始皇本紀二十八年丞相隗林丞相王綰

等議於海上諸本皆作山林之林開皇二年五月長

安民掘得秦時鐵稱權旁有銅塗鐫銘二所其一所

曰廿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爲

皇帝乃詔丞相狀綰灋度量刪音則不壹歉疑者皆明

壹之凡十四字其所曰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灋

度量盡始皇帝爲之皆刻辭焉今襲號而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此詔左使毋疑凡五十八字一字磨滅見有五十七字了了分明其書兼爲古隸余被敕寫讀之與內史令李德林對見此稱權今在官庫其丞相狀字乃爲狀貌之狀并旁作犬則知俗作隗林非也當爲隗狀尔漢書云中外禪福字當從示禪安也音匙匕之匙義見蒼雅方言河北學士皆云如此而江南書本多誤從手屬文者對耦竝爲提挈之意恐爲誤

也或問漢書注爲元后父名禁改禁中爲省中何

故以省代禁荅曰案周禮宮正掌主宮之戒令糾禁

鄭注云糾猶割也察也

一本無猶割也三字

李登云省察也張

揖云省今省督也然則小井所領二反竝得訓察其

處旣常有禁衛省察故以省代禁督古察字也漢

明帝紀爲四姓小侯立學按桓帝加元服又賜四姓

及梁鄧小侯帛是知皆外戚也明帝時外戚有樊氏

郭氏陰氏馬氏爲四姓謂之小侯者或以年小獲封

故須立學尔或以侍祠猥朝侯非列侯故曰小侯禮

云庶方小侯則其義也

後漢書云鵲雀銜三鰾

音善

魚多假借爲鱣鮪之鱣俗之學士因謂之爲鱣魚案魏武四時食制鱣魚大如五斗匱長一丈郭璞注爾雅鱣長二三丈安有鵲雀能勝一者況三乎鱣又純灰色無文章也鰾魚長者不過三尺大者不過三指黃地黑文故都講云鰾鰾卿大夫服之象也續漢書及搜神記亦說此事皆作鰾字孫卿云魚鼈鰾鱣及韓非說苑皆曰鱣似蛇鰾似蠋竝作鱣字假鱣爲鰾其來久矣後漢書酷吏樊豐爲天水郡守涼州爲

之歌曰寧見乳虎穴不入羣城寺而江南書本穴皆

誤作六學士因循述而不寤夫虎豹穴居事之較者所以班超云不探虎穴安得虎子寧當論其六七耶

後漢書楊由傳云風吹削肺此是削札牘之柿尔

古者書誤則削之故左傳云削而投之是也或卽謂札爲削王褒僮約曰書削代牘蘇竟書云昔以摩研編削之才皆其證也詩云伐木泔泔毛傳云泔泔柿貌也史家假借爲肝肺字俗本因是悉作脯腊之脯或爲反哺之哺字學士因解云削哺是屏障之名旣

無證據亦爲妄矣。此是風角占候。余風角書曰：庶人風者，拂地揚塵，轉削。若是屏障，何由可轉也。三端決錄云：前隊大夫范仲公鹽豉蒜果共一筩，果當作魏顥之顥。北土通呼物一出，改爲一顆。蒜顥是俗閒常語。余故陳思王鵠雀賦曰：頭如果蒜，目似擘椒。又道經云：合口誦經聲璅璅，眼中淚出珠子，礫其字雖異，其音與義顥同。江南但呼爲蒜符，不知謂爲顥。學士相承，讀爲裹結之裹，言鹽與蒜共一苞，裹內筩中。余正史削繁音義，又音蒜顥爲苦戈反，皆失也。有

人訪吾曰：魏志蔣濟上書云：弊劫之民，是何字也？余

應之曰：意爲劫，卽是敝倦之敝。余

要用字苑云：敝音九僞反，字亦見廣

蒼廣雅及陳思王集

張揖呂忱竝云：支傍作刀，劍之刀亦是割。

字不知蔣氏自造。支傍作筋力之力，或借割字，終當

音九僞反。

晉中興書：太山羊曼常顥縱任俠，飲酒

誕節。兗州號爲韜伯。此字皆無音訓。梁孝元帝嘗謂

吾曰：由來不識。唯張簡憲見教，呼爲嚶羹之嚶。自余

便遵承之，亦不知所出。簡憲是湘州刺史張纘謚也。

江南號爲碩學，案法盛世代殊近，當是耆老相傳，俗

閒又有𨾏𨾏音沓語蓋無所不見無所不容之意也顧

野王玉篇誤爲黑傍沓顧雖博物猶出簡憲孝元之

下而二人皆云重邊吾所見數本並無作黑者重沓

是多饒積厚之意從黑更無義旨古樂府歌詞先

述三子次及三婦婦是對舅姑之稱其末章云丈人

且安坐調弦未遽央古者子婦供事舅姑旦夕在側

與兒女無異故有此言丈人亦長老之目今世俗猶

呼其祖考爲先亡丈人又疑丈當爲大北閒風俗婦

呼舅爲大人公丈之與大易爲誤尔近代文士頗作

三婦詩乃爲匹嫡並耦已之羣妻之意又加鄭衛之

辭大雅君子何其謬乎古樂府歌百里奚詞曰百

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吹戾戾今日富貴忘我

爲吹當作炊煮之炊案蔡邕月令章句曰鍵關牡也

牡所以止扉也或謂之剡移然則當時貧困并以門

牡木作薪炊尔聲類作戾戾又或作居通俗文世

閒題云河南服虔字子慎造虔既是漢人其敘乃引

蘇林張揖蘇張皆是魏人且鄭元以前全不解反語

通俗反音甚會近俗阮孝緒又云李虔所造河北此

書家藏一本遂無作李虔者晉中經簿及七志並無其目竟不得知誰制然其文義允愜實是高才殷仲堪常用字訓亦引服虔俗說今復無此書未知卽是通俗文爲當有異近代或更有服虔乎不能明也或問山海經夏禹及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如此郡縣不少以爲何也荅曰史之闕文爲日久矣加復秦人滅學董卓焚書典籍錯亂非止於此譬猶本草神農所述而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真定臨淄馮翊等郡縣名出諸藥物爾雅周公所作而

云張仲孝友仲尼修春秋而經書孔丘卒世本左丘

明所書

此說出皇甫謐帝王世紀

而有燕王喜漢高祖汲冢瑣語

乃載秦望碑蒼頡篇李斯所造而云漢兼天下海內

并厠豨黥韓覆畔討滅殘

一本戚殃

列仙傳劉向所造而

贊云七十四人出佛經列女傳亦向所造其子歆又

作頌終于趙悼后而傳有更始韓夫人明德馬后及

梁夫人嫵皆由後人所羈非本文也或問曰東宮

舊事何以呼鴟尾爲祠尾荅曰張敞者吳人不甚稽

古隨宜記注逐鄉俗訛謬造作書字余吳人呼祠祀

為鴟祀故以祠代鴟字呼紺為禁故以系旁作禁代
紺字呼蓋為竹簡反故以木旁作展以代蓋字呼鑊
字為霍字故以金傍作霍代鑊字又金傍作患為銀
字木傍作鬼為魁字火傍作庶為炙字既下作毛為
髻字金花則金傍作華窗扇則木傍作扇諸如此類
專輒不少又問東宮舊事六色罽縵是何等物當
作何音荅曰按說文云若牛藻也讀若威音隱疑是
隈字
塢瑰反即陸璣所謂聚藻葉如蓬者也又郭璞注三
蒼亦云蘊藻之類也細葉蓬茸生然今水中有此物

一節長數寸細茸如絲圓繞可愛長者二三十節猶
呼為若又寸斷五色絲橫著線股間繩之以象若草
用以飾物即名為若於時當紺六色罽作此若以飾
緄帶張敞因造系旁畏尔宜作隈栢人城東北有
一孤山古書無載者唯闕駟十三州志以為舜納于
大麓即謂此山其上今猶有堯祠焉世俗或呼為宣
務山或呼為虛無山莫知所出趙郡士族有李穆叔
季節兄弟李普濟亦為學問竝不能定鄉邑此山余
嘗為趙州佐共太原王邵讀栢人城西門內碑碑是

漢桓帝時柏人縣民爲縣令徐整所立銘云土有罽
務王喬所仙方知此罽務山也罽字遂無所出務字
依諸字書卽旄丘之旄也旄字字林一音亡付反今
依附俗名當音權務尔入鄴爲魏收說之收大嘉歎
值其爲趙州莊嚴寺碑銘因云權務之精卽用此也
或問一夜何故五更更何所訓荅曰漢魏以來謂
爲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云鼓一鼓二鼓三鼓
四鼓五鼓亦云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皆以五爲
節西都賦亦云衛以嚴更之署所以尔者假令正月

庚
建寅斗柄夕則指寅曉則指午矣自寅至午凡歷五
辰冬夏之月雖復長短參差然辰開遯闕盈不至六
縮不至四進退常在五者之間更歷也經也故曰五
更尔爾雅云朮山薊也郭璞注云今朮似薊而生
山中案朮葉其體似薊近世文士遂讀薊爲筋肉之
筋以耦地骨用之恐失其義或問俗名傀儡子爲
郭禿有故實乎荅曰風俗通云諸郭皆諱禿當是前
世有姓郭而病禿者滑稽調戲故後人爲其象呼爲
郭禿猶文康象庾亮尔或問曰何故名治獄參軍爲

長流乎。荅曰：帝王世紀云：帝少昊崩，其神降於長流之山。此事本出山海經，流作留。於祀主祀。此說本按周禮秋官司

寇主刑罰，長流之職。漢魏捕賊掾，亦晉宋以來始爲參軍，上屬司寇，故取秋帝所居爲嘉名焉。客有難

主人曰：今之經典，子皆謂非說文所明，子皆云是，然則許慎勝孔子乎？主人拊掌大笑，應之曰：今之經典皆孔子手迹耶？客曰：今之說文皆許慎手迹乎？荅曰：許慎檢以六文，貫以部分，使不得誤，誤則覺之，孔子存其義而不論其文也。先儒尚得改文從意，何況書

寫流傳耶？必如左傳止戈爲武，反正爲乏，皿蟲爲蠱，

亥有二首六身之類，後人自不得輒改也。安敢以說文校其是非哉？且余亦不專以說文爲是也。其有援引經傳與今乖者，未之敢從。又相如封禪書曰：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貉其抵之獸。此導訓擇，光武詔云：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是也。而說文云：導是禾名，引封禪書爲證，無妨。自當有禾名導，非相如所用也。禾一莖六穗於庖，豈成文乎？縱使相如天才鄙拙，強爲此語，則下句當云：麟雙貉共抵之獸，不得云犧也。吾

嘗笑許純儒不達文章之體如此之流不足憑信大抵服其爲書隱括有條例剖析窮根源鄭元注書往往引其爲證若不信其說則冥冥不知一點一畫有何意焉世閒小學者不通古今必依小篆是正書記凡爾雅三蒼說文豈能悉得蒼頡本指哉亦是隨代損益牙有同異西晉已往字書何可全非但令體例成就不爲專輒介考校是非特須消息至如仲尼居三字之中兩字非體三蒼尼旁益王說文居下施凡如此之類何由可從古無二字又多假借以中爲仲

以說爲悅以召爲邵以閒爲閑如此之徒亦不勞改

自有訛謬過成鄙俗亂旁爲舌揖下無耳鼃鼃從龜

奮奪從瞿

胡官反

席中加帶惡上安西鼓外設皮鑿頭

生毀離則配禹壑乃施谿巫混經旁臯分澤片獵化

爲獠

音曷獸名出山海經

寵變成寵

寵音郎動反孔也故從穴

業左益片靈

底著器率字自有律音強改爲別單字自有善音輒

析成異如此之類不可不治吾昔初看說文蚩薄世

字從正則懼人不識隨俗則意嫌其非略是不得下

筆也所見漸廣更知通變救前之執將欲半焉若文

章著述猶擇微相影響者行之官曹文書世間尺牘
 幸不違俗也案彌互字從二間舟詩云互之矩秘是
 也今之隸書轉舟爲日而何法盛中興書乃以舟在
 二間爲舟航字謬也春秋說以人十四心爲德詩說
 以二在天下爲西漢書以貨泉爲白水真人新論以
 金昆爲銀國志以天上有口爲吳晉書以黃頭小人
 爲恭宋書以召刀爲劭參同契以人負告爲造如此
 之例蓋數術謬語假借依附雜以戲笑尔如猶轉貢
 字爲項以此爲上安可用此定文字音讀乎潘陸諸

子離合詩賦拭卜破字經及鮑昭謎字皆取會流俗
 不足以形聲論也河間邢芳語吾云賈誼傳云日
 中必焚注焚暴也曾見人解云此是暴疾之意正言
 日中不須臾卒然便具尔此釋爲當乎吾謂邢曰此
 語本出太公六韜案字書古者暴曬字與暴疾字相
 似唯下少異後人專輒加傍日尔言日中時必須暴
 曬不尔者失其時也晉灼已有詳釋芳笑服而退

顏氏家訓卷七

音辭第十八

夫九州之人言語不同生民已來固常然矣自春秋
標齊言之傳離騷目楚詞之經此蓋其較明之初也
後有揚雄著方言其言大備然皆考名物之同異不
顯聲讀之是非逮鄭元注六經高誘解呂覽淮南許
慎造說文劉熹製釋名始有譬況假借以證音字尔
而古語與今殊別其閒輕重清濁猶未可曉加以內
言外言急言徐言讀若之類益使人疑孫叔言創爾

雅音義是漢末人獨知反語。至於魏世，此事大行。高貴鄉公不解反語，以爲怪異。自茲厥後，音韻鋒出，各有土風，遞相非笑。指馬之論，未知孰是。共以帝王都邑，參校方俗，考覈古今，爲之折衷，摧而量之。獨金陵與洛下，尠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舉而切詣。失在浮淺，其辭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濁而鈍鈍，得其質直，其辭多古語。然冠冕君子，南方爲優。閭里小人，北方爲愈。易服而與之談，南方士庶數言可辯，隔垣而聽其語，北方朝野終日難分。而南染吳越，北雜

夷虜，皆有深弊，不可具論。其謬失輕微者，則南人以錢爲涎，以石爲射，以賤爲羨，以是爲祗。北人以庶爲戎，以如爲儒，以紫爲姊，以洽爲狎。如此之例，兩失甚多。至鄴已來，唯見崔子約、崔瞻、叔姪李祖仁、李蔚兄弟，頗事言詞，少爲切正。李季節著音韻決疑，時有錯失。陽休之造切韻，殊爲疎野。吾家子女，雖在孩稚，便漸督正之。一言訛替，以爲已罪矣。云爲品物，未考書記者，不敢輒名。汝曹所知也。古今言語，時俗不同。著述之人，楚夏各異。蒼頡訓詁，反脾爲逋，賣反。娃爲於

乖戰國策音刎為免穆天子傳音諫為閒說文音戛為棘讀皿為猛字林音看為口甘反音伸為辛韻集以成仍宏登合成兩韻為奇益石分作四章李登聲類以系音羿劉昌宗周官音讀乘若承此例甚廣必須考校前世反語又多不切徐仙民毛詩音反驟為在邁左傳音切椽為徒緣不可依信亦為眾矣今之學士語亦不正古獨何人必應隨其訛僻乎通俗文曰入室求曰搜反為兄侯然則兄當音所榮反今北俗通行此音亦古語之不可用者璵璠魯之寶玉當

音餘煩江南皆音藩屏之藩岐山當音為奇江南皆呼為神祇之祇江陵陷沒此音被於關中不知二者何所承案以吾淺學未之前聞也北人之音多以舉莒為矩唯李季節云齊桓公與管仲於臺上謀伐莒東郭牙望見桓公口開而不閉故知所言者莒也然則莒矩必不同呼此為知音矣夫物體自有精麤精麤謂之好惡人心有所去取去取謂之好惡上呼號下鳥故反此音見於葛洪徐邈而河北學士讀尚書云好呼反生惡於各殺是為一論物體一就人情殊不通矣

甫者男子之美稱古書多假借爲父字北人遂無一人呼爲甫者亦所未喻唯管仲范增之號須依字讀

管仲號仲父
范增號亞父

案諸字書焉者鳥名或云語詞皆音

於愆反自葛洪要用字苑分焉字音訓若訓何訓安當音於愆反於焉逍遙於焉嘉客焉用佞焉得仁之類是也若送句及助詞當音矣愆反故稱龍焉故稱血焉有民人焉有社稷焉託始焉尔晉鄭焉依之類是也江南至今行此分別昭然易曉而河北混同一音雖依古讀不可行於今也邪音耶者未定之詞左傳

曰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邪莊子云

天邪地邪漢書云是邪非邪之類是也而北人卽呼

爲也字亦爲誤矣難者曰繫辭云乾坤易之門戶邪

此又爲未定辭乎荅曰何爲不尔上先標問下方列

德以折之尔江南學士讀左傳口相傳述自爲凡例

軍自敗曰敗打破人軍曰敗

補敗反

諸記傳未見補敗

反徐仙民讀左傳唯一處有此音又不言自敗敗人

之別此爲穿鑿尔古人云膏粱難整以其爲驕奢自

足不能尅勵也吾見王侯外戚語多不正亦由內染

賤保傳外無良師友故尔梁世有一侯嘗對元帝飲
譌自陳癡鈍乃成廳段元帝荅之云廳異涼風段非
干木謂郢州爲永州元帝啟報簡文簡文云庚辰吳
人遂成司隸如此之類舉口皆然元帝手教諸子侍
讀以此爲誠河北切攻字爲古琮與工公功三字不
同殊爲僻也比世有人名暹自稱爲織名琨自稱爲
袞名洸自稱爲汪名勣音藥自稱爲猗音藥非唯音韻外
錯亦使其兒孫避諱紛紜矣

雜藝第十九

真草書迹微須畱意江南諺云尺牘書疏千里面目
也承晉宋餘俗相與事之故無頓狼狽者吾幼承門
業加性愛重所見法書亦多而翫習功夫頗至遂不
能佳者良由無分故也然而此藝不須過精夫巧者
勞而智者憂常爲人所役使更覺爲累韋仲將遺戒
深有以也王逸少風流才士蕭散名人舉世惟知其
書翻以能自蔽也蕭子雲每歎曰吾著齊書勒成一
典文章宏義自謂可觀唯以筆迹得名亦異事也王
褒地胄清華才學優敏後雖入關亦被禮遇猶以書

工崎嶇碑碣之間辛苦筆硯之役嘗悔恨曰假使吾不知書可不至今日邪以此觀之慎勿以書自命雖然所猥之人以能書拔擢者多矣故道不同不相爲謀也梁武祕閣散逸以來吾見二王真草多矣家中嘗得十卷方知陶隱居阮交州蕭祭酒諸書莫不得義之之逸體故是書之淵源蕭晚節所變乃是右軍年少時法也晉宋以來多能書者故其時俗遞相染尚所有部帙楷正可觀不無俗字非爲大損至梁天監之間斯風未變大同之末訛替滋生蕭子雲改易

字體邵陵王頗行僞字

一本注前上爲草能傍作長之類是也

朝野僉

然以爲楷式畫虎不成多所傷敗至爲一字唯見數點或妄斟酌逕便轉移爾後墳籍略不可看北朝喪亂之餘書迹鄙陋加以專輒造字猥拙甚於江南乃以百念爲憂言反爲變不用爲罷追來爲歸更生爲蘇先人爲老如此非一徧滿經傳唯有姚元標工於草隸留心小學後生師之者衆洎於齊末祕書繕寫賢於往日多矣江南閭里間有畫書賦此乃陶隱居弟子杜道士所爲其人未甚識字輕爲軌則託名貴

師世俗傳言後生頗爲所誤也。畫繪之工亦爲妙矣。自古名士多或能之。吾家嘗有梁元帝手畫蟬雀白團扇及馬圖亦難及也。武烈太子偏能寫真坐上賓客隨宜點染卽成數人以問童孺皆知姓名矣。蕭賁劉孝先劉靈並文學已外復佳此法。翫古知今特可寶愛。若官未通顯每被公私使令亦爲猥役。吳郡顧士端出身湘東王國侍郎後爲鎮南府刑獄參軍。有子曰庭西朝中書舍人父子並有琴書之藝尤妙丹青常被元帝所使每懷羞恨。彭城劉岳橐之子也。

仕爲驃騎府管記平氏縣令才學快士而畫絕倫後隨武陵王入蜀下牢之敗遂爲陸護軍畫支江寺壁與諸工巧雜處向使三賢都不曉畫直運素業豈見此恥乎。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生所以觀德擇賢亦濟身之急務也。江南謂世之常射以爲兵射冠冕儒生多不習此別有博射弱弓長箭施於準的揖讓昇降以行禮焉防禦寇難了無所益亂離之後此術遂亡河北文士率曉兵射非直葛洪一箭已解追兵三九讌集常縻榮賜雖然要輕禽截狡獸不願汝輩

爲之。卜筮者，聖人之業也。但近世無復佳師，多不能中。古者卜以決疑，今人生疑於卜，何者？守道信謀，欲行一事，卜得惡卦，反令忤忤。音救，此之謂乎。且十中六七，以爲上手，粗知大意，又不委曲，凡射奇偶，自然半收，此何足賴也。世傳云：解陰陽者，爲鬼所嫉，坎輿貧窮，多不稱泰。吾觀近古以來，尤精妙者，唯京房管輅郭璞，余皆無官位，多或罹災。此言令人益信，僅值世網嚴密，強負此名，便有註誤，亦禍源也。及星文風氣，率不勞爲之。吾嘗學六壬式，亦值世間好匠聚

得龍晉金匱玉幹變玉歷

一本作玉歷

十許種書，討求

無驗，尋亦悔罷。凡陰陽之術，與天地俱生，其吉凶德刑，不可不信。但去聖既遠，世傳術書，皆出流俗，言辭鄙淺，驗少妄多。至如反支不行，竟以遇害，歸忌寄宿，不免凶終，拘而多忌，亦無益也。算術亦是六藝要事，自古儒士論天道定律歷者，皆學通之。然可以兼明，不可以專業。江南此學殊少，唯范陽祖暅。暅音精，互之仕至南康太守，河北多曉此術。醫方之事，取妙極難，不勸汝曹以自命也。微解藥性，小小和合，居家

得以救急亦爲勝事皇甫謐殷仲堪則其人也禮
曰君子無故不徹琴瑟古來名士多所愛好洎於梁
初衣冠子孫不知琴者號有所闕大同以來斯風頓
盡然而此樂愔愔雅致有深味哉今世曲解雖變於
古猶足以暢神情也唯不可令有稱譽見役動貴處
之下坐以取殘杯冷炙之辱戴安道猶遭之況爾曹
乎家語曰君子不博爲其兼行惡道故也論語曰
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然則聖人不用博奕
爲教但以學者不可常精有時疲倦則儻爲之猶勝

飽食昏睡兀然端坐尔至如吳太子以爲無益命韋
昭論之王肅葛洪陶侃之徒不許目觀手執此竝勤
篤之志也能爾爲佳古爲大博則六箸小博則二
莞今無曉者比世所行一莞十二棊數術淺短不足可
翫圍棊有手談坐隱之目頗爲雅戲但令人耽憤廢
喪寶多不可常也投壺之禮近世愈精古者實以
小豆爲其矢之躍也今則唯欲其驍益多益喜乃有
倚竿帶劍狼壺豹尾龍省之名其尤妙者有蓮花驍
汝南周璜宏正之子會稽賀徽賀革之子竝能一箭

四十饒饒賀又嘗爲小障置壺其外隔障投之無所失也至鄴以來亦見廣寧蘭陵諸王有此校具舉國遂無投得一饒者彈棊亦近世雅戲消愁釋憤時可爲之

終制第二十

死者人之常分不可免也吾年十九值梁家喪亂其閒與白刃爲伍者亦常數輩幸承餘福得至於今古人云五十不爲夭吾已六十餘故心坦然不以殘年爲念先有風氣之疾常疑奄然聊書素懷以爲汝誠

先君先夫人皆未還建鄴舊山旅葬江陵東郭承聖末已啟求揚都欲營遷厝蒙詔賜銀百兩已於揚州小郊北地燒塼便值本朝淪沒流離如此數十年間絕於還望今雖混一家道罄窮何由辦此奉營資費且揚都汙毀無復子遺還被下濕未爲得計自咎自責貫心刻髓計吾兄弟不當仕進但以門衰骨肉單弱五服之內傍無一人播越他鄉無復資廕使汝等沈淪廝役以爲先世之恥故覩冒人閒不敢墜失兼以北方政教嚴切全無隱退者故也今年老疾侵儻

然奄忽豈求備禮乎一日放臂沐浴而已不勞復魄殮以常衣先夫人弃背之時屬世荒饑家塗空迫兄弟幼弱棺器率薄藏內無磚吾當松棺二寸衣帽已外一不得自隨牀上唯施七星板至如蠟弩牙玉豚錫人之屬並須停省糧鬻明器故不得營碑誌旒旌彌在言外載以鰲甲車襯土而下平地無墳若懼拜掃不知兆域當築一堵低墻於左右前後隨爲私記耳靈筵勿設枕几朔望祥禪唯下白粥清水乾棗不得有酒肉餅果之祭親友來餽酹者一皆拒之汝曹

墳

若違吾心有加先妣則陷父不孝在汝安乎其內典功德隨力所至勿刻竭生資使凍餒也四時祭祀周孔所教欲人勿死其親不忘孝道也求諸內典則無益焉殺生爲之翻增罪累若報罔極之德霜露之悲有時齋供及七月半孟蘭盆望於汝也一本無七月半孟蘭盆大字字卻作及盡忠信不辱其親所望於汝也孔子之葬親也云古者墓而不墳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然則君子應世行道亦有不守墳墓之時況爲事際所逼也吾今羈旅身若浮雲竟未知何鄉是吾

葬地唯當氣絕便埋之今汝曹宜以傳業揚名爲務
不可顧戀朽壤以取湮沒也

顏氏家訓卷第七

攷證一卷

風操第六

博有五皓之稱

博有五白齊威公名小白故改爲五皓一本以博
爲傳者非

顧元歎慕蔡邕

三國志顧雍字元歎以其爲蔡邕所歎一本作元
凱者非

案爾雅喪服經左傳姪名雖通男女茲是對姑立稱

爾雅云女子謂舅弟之子爲姪左傳云姪其從姑喪服經亦一書也隋書經籍志喪服經傳及疏義凡十餘家一本作喪服經者非

劉縉綏綏兄弟竝爲名器其父名昭又云劉字之下卽有昭音

南史劉昭本傳子縉綏附一本以昭爲照者非

勉學第八

齊孝昭帝

云云

若見古人之譏欲母早死而悲哭之淮南子說山訓東家母死其子哭之不衰西家子

見之歸謂其母曰社何愛速死吾必悲哭社

江淮

謂母爲社

夫欲其母之死者雖死亦不能悲哭矣

若有知吾鍾之不調一何可笑

淮南子修務訓昔晉平公令官爲鍾鍾成而示師曠師曠曰鍾音不調平公曰寡人以示工工皆以爲調而以爲不調何也師曠曰使後世無知音則已若有知音者必知鍾之不調吾字疑當爲晉字一本以鍾爲種者尤非

文章第九

王褒過章僮約

褒有僮約一篇自言到寡婦楊惠舍故言過章僮約下對揚雄德敗美新約字頗似幼字諸本誤以爲過章童幼

堂上養老送兄賦桓山之悲

家語顏回聞哭聲非但爲死者而已又有生離別者也聞桓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旣成將分於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於此謂其往而不返也孔子使人問哭者果曰父死家貧賣

子以葬與之長快子曰回也善於識音矣一本作恒山者非

陸機爲齊謳篇

云云

其爲吳趨行

樂府陸機齊謳行備言齊地之美亦欲使人推分直進不可妄有所營也又云崔豹古今註曰吳趨行吳人以謂其地陸機吳趨行曰聽我歌吳趨趨步也一本作吳越行者非

名實第十

趙嘉之降城

後漢趙熹傳舞陰大姓李氏擁城不下更始遣柱
天將軍李寶降之不肖云聞宛之趙氏有孤孫
熹信義著名願得降之使詣舞陰而李氏遂降
諸本誤作趙喜
玉珽杼上終葵首當作何形乃荅云珽頭曲圓勢如
葵葉爾
禮記玉藻注終葵首者於杼上又廣其首方如椎
頭故以此荅爲非

獸迹鳥迹

迹

迹音航又音岡唐韻云獸迹諸本不考以爲音闕

歸心第十六

高柴折像

家語弟子行高柴啟蟄不殺方長不折後漢方術
傳折像幼有仁心不殺昆蟲不折萌芽

書證第十七

駟頌旣美僖公牧于坰野之事何限驂騑乎

諸本皆作驂駟獨謝本作驂騑考之字書驂牝馬
也騑牡馬也顏氏方辯駟駟牡馬故博士難以

何限於驕驕後又言必無驕也亦非驕也義益
明白驪駟二字雖見駟頌施之於此全無意義
故當從謝本

孟子曰圖景失形

未詳或恐是外書

大史公論英布曰禍之興自愛姬生於妬媚以至滅
國又漢書外戚傳亦云成結寵妾妬媚之誅此
二媚並當作媚媚亦妬也

云云

英布之誅爲意

賁赫爾

說文媚夫妬婦也益可明顏氏之說

秦權

蜀有秦權二銘篆文明具因備載之以考顏氏之
異

廿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爲皇
帝乃詔丞相狀綰灋度量刪不壹歉疑者皆明
蠲之

凡四十字顏氏亦言四十字而今本有四十一字
蓋誤以廿字爲二十字

明臺之顏氏誤作臺明之義未安當從篆本
刪古則字謝本音制非

臺古壹字

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灋度量盡始皇帝爲之皆有
刻辭焉今襲號而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
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此詔故刻
左使毋疑

凡六十字顏氏稱五十八字一字磨滅見有五十
七字了了分明

皆有刻辭焉顏氏無有字

而刻辭不稱顏氏誤以而字作所字

其於久遠也顏氏誤以也字作世字說文世注云

秦刻石也字權銘正作世字

刻此詔故刻左顏氏缺故刻二字而云一字磨滅
字數不同恐顏氏所見秦權自有異同故仍從顏
氏若而字也字則真誤矣故改焉

陳思王鵠雀賦曰頭如果蒜

諸本皆作雀鵠賦又云蒜果者非

皆由後人所屨

說文屨羊相厠也。一曰相出前也。初限切。

又問東宮舊事六色蜀縵是何等物當作何音荅曰

按說文云若牛藻也讀若威音隱鳩瑰反

說文若牛藻也从艸君聲讀若威渠隕切與顏

氏所引不同未詳

猶文康象庾亮

晉書亮本傳諡文康

拭卜破字經

隋書經籍志有破字要訣一卷又有式經一卷拭

卜破字經未詳

顏黃門學殊精博。此書雖辭質義直。然皆本之孝弟。推以事君上。處朋友鄉黨之間。其歸要不悖六經。而旁貫百氏。至辯折援證。咸有根據。自當啟悟來世。不但可訓。思魯愍楚輩而已。揆家有閩本。嘗苦篇中字。譌難讀。顧無善本可讎比。去年春來守天台郡。得故參知政事謝公家藏舊蜀本。行閒朱墨細字。多所竄定。則其子景思手校也。迺與郡丞樓大防。取兩家本讀之。大氏閩本尤謬誤。王皓實五白。蓋博名而誤作傳。元歎本顧雍字。而誤作凱。喪服經自一書。而誤作

經馬牝曰驊牡曰騶而誤作驪駟至以吳趨爲吳越
桓山爲恆山僮約爲童幼以閩蜀本實同惟謝氏所
校頗精善自題以五代宮傳和凝本參定而側注旁
出類非取一家書然不正童幼之誤又秦權銘文刪
實古別字而謝音制亦時有此疏舛讎書之難如此
於是稍加刊正多采謝氏書定著爲可傳又別列攷
證二十有三條爲一卷附於左若其轉寫甚譌與音
訓辭義所未通者皆存之曰埃洽聞君子淳熙七年
春二月嘉興沈揆題

鄉貢進士州學正林

憲

同校

迪功郎司戶參軍趙

善憲

監刊

從事郎特添差軍事推官錢

慶祖

從事郎軍事推官王

栢

承直郎軍事判官崔

暘

迪功郎州學教授史

昌祖

同校

承議郎添差通判軍州事樓

鑰

朝請郎通判軍州事管

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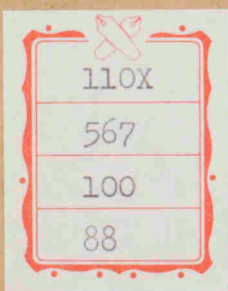
朝奉郎權知台州軍州事沈

揆

以鮑廷博知不足齋叢書所收述古堂影
宋本比讎訂字及補寫此一紙

戊辰抄冬初七
望之

春二月嘉興沈氏貢鉉士以學五林 書 同姓



110X

567

100

88